



山谷早秋

□项丽敏

立秋了,空气中静静流淌的是稻花香。每一个时令都有它的香气,这是大自然迷人的地方。

在太阳出来前,山谷是清凉的,远近山峦浸在影青色的薄雾里,有水墨画的写意美。池塘水面也覆着一层水雾,像刚苏醒的水生植物打哈欠呼出的气体,来不及升空,就被风这个顽皮的家伙吹住,在池塘中追赶躲闪,转起圈来。

有一瞬间,我有种错觉,似又回到十多年前居住的太平湖。那时候,每天早晨在太阳升起之前,我会独自走到湖边,看眼前幻美如画的山峦,看湖面仙子般袅袅轻舞的水雾。

人到了某个年龄后,见到一个场景,就会想到过去的场景,在折叠的时光里,与曾经的过往不期而遇。这么多年过去了,我依然过着一种相似的生活:在大自然中呼吸,与简单的事物相处,跟随季节的脚步,日复一日地观察着、阅读着、书写着。将一种自得其乐的生活方式保持这么长久,实在是幸运,也是命运的眷顾。

长久保持这样的生活,也是因为十多年前,甚至更早,就明白自己需要的是什么,不需要的是什么。我所拥有的自在,是在删减中获得。我所拥有的圆满、安宁,唯有孤独中的创作能够赋予。

草丛里有黑水鸡“咯咯”的鸣叫声。一只黑黝黝的小家伙钻出来,小跑几步,贴着水面飞入池塘。又钻出两只,从我身边经过,隐身池塘中。黑水鸡是趁着早晨的宁静来岸上活动活动,散会几步,探望岸上的邻居,顺便捉几只虫子果腹吧。抱歉,我的出现打扰到了你们。

天亮前听到一阵哗笑般的鸟鸣。我认得这声音,一时想不起来是什么鸟,过了一会,就想起来了,是猫头鹰。

传说中,猫头鹰有七十二种叫

声,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,不过呢,十几二十种总是有的。民间的说法里,会把猫头鹰的叫声与不祥的预兆联系在一起,可能是猫头鹰的叫声诡异多变,又总是出现在夜晚的缘故吧。

我倒是没有这种联想,也许是对鸟类有一种“朋友情感”的缘故,加之从小在山里生活惯了,听见的夜鸟鸣叫太多,对这种被夜晚放大的恐惧早有了免疫力。

有段日子没听到山鹿子的叫声。在盛夏,很多兽啊鸟啊会安静下来,把歌唱的空间让给昆虫。接下来的秋天,也将是昆虫的演奏季,有摇滚,有流行,有古典,有蓝调,轮番上场,一直到霜降。大自然的生命力,就在这些小生灵唱响的田野音乐会里呈现。

太阳刚落山,灼光余焰还在山顶。天空是淡蓝色,云朵稀薄。骑车到大坝,已有很多人在游泳,在快乐的喧闹声里,水面波纹荡开淡金色的夕辉。目光往上移,已经有云聚在落日方向,几分钟前还看不见云,也不知道它们是从哪里来的。

云越聚越多,横在西天,排骨状、梭子状、游鱼状,仿佛云本身具有繁衍性,一生二,二生三。或者那些云原本就在那里,而暮色犹如显像液,滴入天空,云就从天空的底片上显示出来。

西边方向的云层在加速铺排,扩大它们的阵势。此时的云层还是炭火灰色,灰中又泛出暗红,落日方向的云层边缘有耀眼的鎏金。

天空晚霞的色温正在加深,变得浓郁,但还没有到达“火烧”的色度。只有几朵低一些的鱼鳞云渗出蛋黄样的金红。

十九点一刻了,我知道那个瞬间——晚霞转变成火烧云的瞬间就要到来。那是一个微妙又充满幻觉的时刻,仿佛一只拿着魔法棒的手,挨着云轻轻点过去,云层的颜色就

泛起了炭火的熟红光。

举起手机,打开视频框,点击拍摄,就在这时一对父子出现。父亲很年轻,三十岁左右。小男孩大概五六岁。年轻父亲的手里拿着一根钓鱼竿,小男孩的手里抱着一团鱼线,两个人像听到“开始”的号令一般,慢慢走进我视频的画面。

父亲和儿子,仿佛从时间的洪荒里走出来,在天地之间,在正在变红的满天霞云与河流里的倒影之间,一前一后,走在堤坝上。

父亲时而低头和小男孩说着什么,小男孩原本走在后面的,一会儿又到了父亲前面。暮色在加重,河流里晚霞的倒影几乎要爆出火星子,有鱼在跳水,有知了在叫,然而一切又是宁静的。

晚霞的色变已经到了极致的“火烧”时刻,这个时刻很短,不过两分钟。这对父子停下,一起面对河流的方向,也是天空的方向。父亲把手里的钓鱼竿递给孩子,教他甩杆。好动的孩子在父亲身侧,把钓鱼竿甩进河里,在一河金红的霞光中安静下来。

两分钟后,火烧云的边缘又转变成炭火灰色,像一只巨大的羽翼,张开在天空。羽翼底部的颜色更为浓艳,仿佛那里有一个传说中的黄金国度。

又过了两分钟,天空巨大的羽翼成了灰鸟的翅膀,很快,羽翼散开,像那些尽兴游泳过后的人们,一个一个爬上岸,又快又疲倦,回到各自的路上,融入夜色之中。

那对父子也离开了河岸,拿着他们的钓鱼竿回家去了。不知道他们是否钓到了鱼,这不重要,重要的是他们一起经历了这个黄昏——晚霞最美的时刻。

晨起有雾,远山淡泊若无,空气里有了早秋的清意。听到松寒蝉的叫声。在庞大的

蝉家族里,松寒蝉是个异类,从不加人一呼百应又曲调单一的大合唱。它是山林里的独唱歌手,音色清亮悦耳,起调是两音节的颤音,四五声后有个变调,由低音进入高音段,滑进四音节的主题,重复七八声“乌吉耀斯、乌吉耀斯”之后落在“斯”的尾音上,延长四拍,休止。两秒钟后,又开始一轮歌曲的循环。

松寒蝉的鸣叫始于夏末,终于晚秋。这两天看见树上多出几枚新鲜蝉蜕,就是松寒蝉留下的旧衣裳。立秋后连着下了两场暴雨,把那蠢蠢欲动准备往上飙升的温度拉拽了下来。不知不是暴雨带来的生命活力,这几日,池塘里的荷花忽而开出许多。

合欢花开了两个多月,还在开着,树冠上的花朵洒进池塘,浮在零零星星的菱角叶间,红绿相衬,甚是好。如果此刻有一条鱼儿从水底浮上来,张嘴嚼住花儿,该多有意思。

这么想的时候,突然就听见“啪嗒”一声,有鱼在打水,水面浮起一圈圈涟漪,菱角与合欢花就在那涟漪里晃来晃去,跳起舞来。

在山谷住得时间长了,听见鱼打水也就不再稀奇。有次,我看见两尺长的鱼儿跳出水面的样子,身体拗成“C”形,跳得很高又落下去,接着又跳起来又落下,又跳起来又落下。跳到第四回,落下后才安静下来,就像一个运动员,在训练自己完成一个翻腾四周的跳水动作。

近几日,山谷里来了一群新居民,结着伙儿在池塘上空划着弧线起伏伏地飞着,远看就像一片淡灰色的薄云。飞一会儿,便落到池塘边的石头上。我拿相机对准,拍下其中一只,这才看清了模样,是矶鹬。

矶鹬是候鸟,春夏两季在北方度过,秋冬生活在南方。现在是秋初,正是矶鹬的迁徙时节。不知这些新出现的小伙伴们是途经此地小憩几日,还是旧地重回,在这山谷安营扎寨,度过它们的下半年。

走进南泥湾

□周养俊

1
踏着秋的脚步
沐浴九月的阳光
我们,走进南泥湾
——这个盼望已久的地方

眼前,草木葱茏
稻谷飘香
牛羊滚动
山花绽放
劳模工匠学院
向我们招手示意
我们,一个个心潮激荡

2
1941年的春天
八路军战士肩负历史使命
走进了这个地方
一把锄头,一杆枪
用意志、毅力和智慧
开辟出一个新的战场

披荆斩棘
开荒造田
老锄头和汗水
使南泥湾改变了旧的模样
于是,这里稻谷飘香
鸭鹅满池塘
这里,牛羊满山坡
麦浪闪光
昔日的荒山野岭
处处鲜花绽放
陕北的南泥湾啊
成了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

3
走进南泥湾
我们,感悟革命精神
我们领悟人生哲理
我们,追寻那盏最明亮的灯光

因为,南泥湾曾经为我们
竖起一面旗帜

塑造了一种精神
“服务人民 自力更生
艰苦奋斗 奋发图强”
体现了党和人民军队的宗旨性质
锻炼了服务人民的初心和思想
彰显了共产党人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品质
革命的热情在黄土的上空浩浩荡荡

4
南泥湾浓郁的革命情怀
用血汗铸就了成功之路
把美好的理想和信念
化作成坚韧的力量
这是一段充满传奇的历史
见证过一群英雄拼搏与牺牲
弘扬英雄主义精神
赢得了今天的幸福和希望
看到南泥湾
我们就热血澎湃
浑身都是力量

5
九月的夜
星光灿烂
今天的月光分外明亮
我们相聚在南泥湾畅谈收获和感想
我们知道
这里就是圣地
无数英雄曾在这里成长
这里曾是战场
锄头和汗水在这里创造奇迹
播种希望
收获辉煌
这里的每一块土地上都写着:
自力更生,奋发图强
我们相聚在这里
就是要发扬革命传统
脚下的路虽然漫长
我们的意志和南泥湾一样坚强
我们懂得:坚持就是胜利
最美的诗,永远在远方

静坐在月亮门前

□李宝萍

静坐在月亮门前
那月亮升起的时候
该有多美

月光错落有致
洒落在嵯峨山中
像一首小提琴的夜曲
轻轻划过我的心野

风中吹来凌霄花香

细语着梦里的幸福
沉默的水车
回味着岁月流转过
酸甜苦辣

月光从月亮门里
斜斜透过
清凉的风从嵯峨山吹下
你柔情的话语
又在我耳边响起

七律·阿坝游记

□春草

去岁故园逢白露,今日登临阿坝州。
苍山青黛翠欲滴,岷水涛流见涌流。
城堡雄拔人古旧,羌寨奇崛岷峨楼。
歌舞绚丽褒称赞,燕飞枫红谷静幽。

白露(外三首)

□朱奋志

1
深林凝露径铺霜,空山红遍菊菊黄。
莫叹芦白悲秋凉,换得乾坤气清爽。

2
鸿雁南飞鸟宿粮,晨雨晶凝草沾霜。
群山枫红溪水凉,荷叶枯残傲菊狂。

3
草颈叶尖露珠凝,桂花莲蓬幽香浓。
大雁排空去南翔,游子望月寄思情。

白露为霜帘风冷,桦林不闻鸟啼声。
寒水无痕鱼潜底,柳瘦荷残无虫鸣。

盘龙柳茶树

□钟峻青

我去过祖国大江南北的许多地方,品尝过云南的普洱、安徽的白茶、福建的大红袍、浙江的西湖龙井,还有陕南的毛尖和泾阳的茯茶。也领略过茶园的一道道风光,见过采茶姑娘头戴斗笠、腰挎竹篓,欢天喜地采茶的样子,但却从未听说过柳茶的名字。这次,我们老战士文友会的同志一起来到龙泉山庄采风,见到了一棵珍贵的柳茶树,让我大开眼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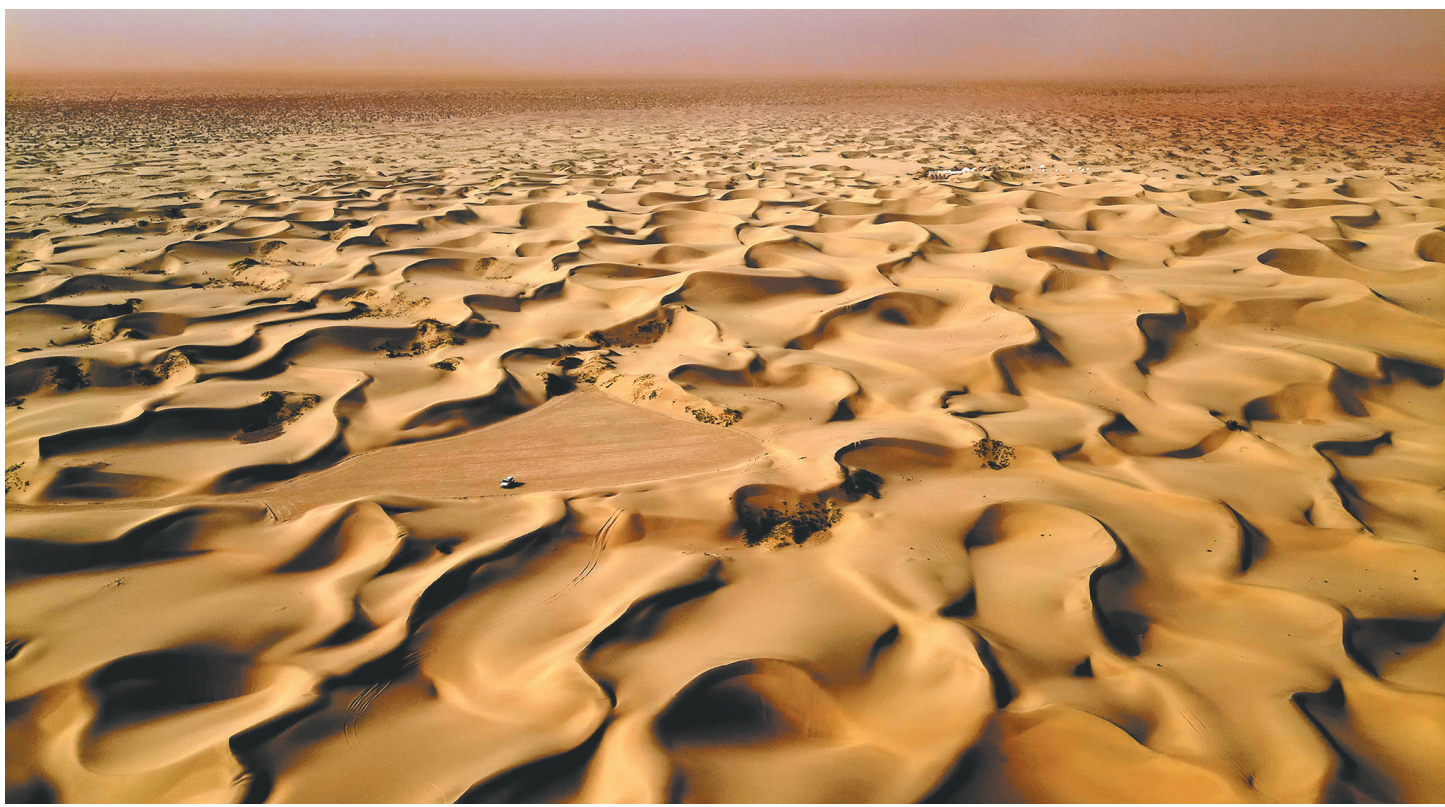
这棵古老的柳茶树生长在龙泉山半坡上的密林中,据说已有两千多年历史。树高约有四五米,冠径大概十多米吧。它的一撮主干刚一长出地面,就像“千手观音”一样向四面八方伸开,交错缠绕,向上生长,每个枝杈像一条飞龙腾空而起。它的顶部长满了密密匝匝的枝叶,那树叶像少女的眉毛又细又长,酷似柳树的叶子。想必这盘龙柳茶树,就是因此而得名吧。

要说起来,柳茶树没有垂柳那样婀娜多姿,也没有白杨树那样挺拔参天,更没有松柏那样粗壮冷峻,倒像一个墨绿色的大

馒头摆在山坡野岭上,更像一把硕大的古典雨伞撑在那里。它就像一位历史老人,历经两千多年的风吹雨淋,饱览两千多年的岁月沧桑,向人们诉说着历史变迁。内行人向我们介绍,这柳茶因为稀缺,非常昂贵,应季柳茶一斤要好几百块钱呢。

游人来到柳茶树前合影留念。那些树干有横生的,有斜长的,喜欢猎奇的游客直接拨开垂下的枝叶钻到树下,或攀或骑或坐在树干上照相,有的似攀龙附凤,有的如驭龙腾飞,有的若坐龙椅,喜不自禁。遗憾的是柳茶树靠马路的部分,由于游人经常拽着树枝合影留念,或者拨开树枝钻入树下照相,枝叶损伤不少,形成了一个豁口,倒像是特意给游人留出合影的地方。

站在柳茶树前,我的思绪穿越,两千多年,雨雪风霜,天灾人祸连绵不断,但这棵柳茶树竟能免遭灾难,枝繁叶茂,郁郁葱葱,真是太神奇、太伟大了,令我敬仰。我想,人也应该像柳茶树这样,不畏艰险,不惧困难,奋发向上,才能活出自己的精彩。



新疆麦盖提沙漠风光

李安摄

垛口圆月随想

□孙见喜

性的芬芳,在1947年的中秋之夜,她把刚出锅的自制月饼递到丈夫手上时,勤劳的丈夫说:“你把饭凉着,我到场里把谷草背回来。”他去背谷草了,张芳芝把月饼叠到盘子里,又从锅里舀饭、舀菜,然后把小炕桌摆到院子里,向着东方刚刚露脸的圆月上了一炉香,这是当地的民俗,祈月保子——她刚刚怀孕,可她伏地的头还没有磕起来,村外响起了狗叫声,她慌忙奔到大门口,就有人来说,她丈夫被国军抓去运粮秣了……以后的故事,跟大多数隔海望月的故事一样,我也就免去了重复叙述的笔墨。

然而,相似的故事发生在秦岭山里的山阳县。那是李先念的部队中原突围过来在山阳县休整的时候,一班士兵临时住在老乡家,他们帮这户人家担水、倒尿、做农活,其中一个战士就和这户人家的闺女好上了。三个月后,也在一个中秋之夜,部队开拔,这一对热恋中的青年私订了终

身。这位战士请姑娘一定等着他,革命成功他就回来接她。可是,他这一去如黄鹤,三四十年来没有音信,他的姑娘还在等他。村里人都说,嫁人吧,他要么打仗牺牲了,要么另外成家了,人家怎么也不会记得你一个小山里的女人。她从姑娘变成了老婆婆,她还是不信——她在等待她的红军哥哥回来接她,在等待中她度过了四十多年。

她还真的等来了。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,她的红军哥哥回来了,这在全山阳县引起了轰动。中秋夜,两位老人来到当年私订终身的泉边,望着水中的明月,耳边响起当年的“闹红歌”,就商量着要给山区援建一座小学……这个真实的故事,被创作过《六斤县长》的剧作家陈正庆采撷到了,他根据这个故事编写了六幕花鼓戏《泉水清清》,此剧在全国会演中获得了一等奖。后来调到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任副院长的老陈,每每说到这个红军哥哥的

故事,还忍不住掉眼泪……

城墙垛口的月亮或许没有秦岭山里的明亮,城里超市的月饼或许比山里的土制月饼更香甜,但人间因月亮而产生的悲喜剧却代上演。月亮被称作冷光源,冷光源靠着反射太阳发光,热恋中的男女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燃烧的太阳,那个天上的冷光源何以会照得透燃烧着的秘密?

中秋月啊,你那棵疏枝薄叶的桂树,树下那孤独的小白兔,嫦娥应悔偷灵药,碧海青天夜夜心……现在终于真相大白了,有历史学家著文说:那个被惩治和流放的嫦娥,其实是个天大的冤案!

早春的虫鸣是求偶,晚秋的虫鸣是寻穴。天凉好个秋是获得丰收的感慨,而贫弱者最惧怕萧瑟凄凉的使者。今夜,我在古城墙头寻觅佳句以歌唱我们可爱的西安,我在垛口历数圆月以解今夕是何年的天上宫阙,我在低头思故乡的同时,床前叠印的是谁家洋楼的暗影,我在慨叹天下三分明月夜几分清辉在长安?

我明白了,今人不照古人月,新世纪的中秋月只对新时期的长安负责,新西大街的亮丽和大雁塔的钟声,永远谱和着西安人的心境和脉络,垛口只是一个盛酒的容器……